# 鮚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四

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吾友仁和丁君敬身今世之隱君子也少不喜治舉子業沈酣窮究於古人之書然家貧甚其二親皆年高敬身本郊居日賣米以供甘旨左手操釜庾右手挾書戸外之屨問字與請糴者半予戲之曰昔宛陵先生言廬陵自欲爲昌黎乃以我爲孟郊今諸公多謬推予爲竹垞將屈公爲周賓敬身曰謹如約但吾所著西湖金石

文字錄需君序之敬身最留心史事嘗擧集古錄序以
爲殘碑斷碣每足與紀傳正其闕謬非徒以詞翰之工
區區取玩研席而所居適在舊都往往杖策懷乾糒獨
遊空山經過一古寺一荒塋即婆娑其閒少有所得若
載七寶裝以歸自南宋二百年以來帝王戚畹之營建
將相之居停騷人俠客之寄寓凡吾輩攷據而未悉者
以問敬身輒欣然胠篋旁推曲證如寘諸掌予嘗謂宋
史自南渡以後最畧得敬身之錄所補不少西湖四山
之中多有遊人所未至者一日敬身周走南北兩峯徑
入深處有事於摩搨突有一虎肩摩而過山人踉蹌迸

散敬身不知也日閒既多俗務夜分即手鈔之十年閒其書裒然告成箋疏確鑿而未有有力者梓之以行世嗟乎後世士不嗜古或閒有嗜之者而力不足以售其志熹平政始石經六朝牧伯以爲柱礎之用又況其餘耶敬身以一布衣躑躅湖山爬梳金石雖其書止於一隅而其事關於一代不已偉哉予因請敬身曰周貧特詞人耳不若君是書之必傳也敬身曰然則尤賴子之文以壯之予雖媿不敢當然不敢辭作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厲太鴻湖船錄序

雍正己酉吾友厲二太鴻相遇於揚以所輯湖船錄示予且令弁一言於其首是年予入京師東臨碣石以觀滄澥辛亥南下太鴻方臥病不得一握手明年予復北轅轉盼五載偶過唐丈南軒座上則太鴻之書在焉不禁棖觸於平山之諸因輒濡筆爲文以寄之西湖爲唐宋以來帝王都邑一舉目皆故蹟太鴻蒐金石之遺文足以證史傳訪池臺亭榭之舊事足以補志乘而獨惓惓於蘭槳桂棹之閒繁舉而屑數之說者以爲是騷人之結習學士之閒情也雖然太鴻之志則固有不盡於此者江南佳麗西湖實出廣陵平江之上至若高呂妖

亂法雲山光諸寺爲墟淮張割據虎邱亦遭城築獨西湖自開闢以來並無血濺魂風之警畫舫笙歌不震不動是固浮家泛宅之徒所不能不覦爲福地者然而時值雍平人民豐樂相與徵歌選舞窮極勝情泛桃花者除不祥投楝葉者觀競渡妖姬操櫓歌兒蕩楫唱河女和竹枝當斯時也鹿頭燕尾亦其匆忙而舟子聲價俱爲雄長若其運會稍涉陵夷則冶遊漸復闌散敗艘蕭蓼聊備不時之需即有行吟之客憔悴來過落日荒江不覺減色是以李文叔記洛陽名園以驗中州之盛衰而魏鶴山謂花竹和氣足徵民生安樂者其即太鴻之

志也夫嗟夫太鴻以掞天之才十載不上計車荷衣榭笠流連於搖碧之齋不繫之園而予歷陸風塵未有寧晷太鴻靚茲文也其能弗動勞人之念哉

王右丞詩箋序

吾友仁和趙君松谷來京出所箋右丞全集示予薈萃羣書削去華葉有是哉其既博且精也人代日遠衆言紛綸李嘉祐絕無白鷺黃鸝之句而或妄誣右丞之蹈襲向微晁子止辨之彼燕說之謬寧有窮耶此猶其小者右丞以遯世之高致而見汙於僞命至今遺議未已松谷爲之一洗其沈屈其言平允足比於眉山之雪太

白予謂是時天子入蜀東宮起朔方右丞不死殆亦思乘間自脫向行在耳豈知託病不遂致遭維縶斯烈士之所以致戒於委蛇也雖然右丞風期高雅絕非塵世中人物吾故信其晚節之可原苟其人不如右丞而欲於生平波蕩之後籍口昔人山妖水怪反自訴其飛躍之不幸斯則論世者之所弗寬也得吾說而存之未必不與松谷之旨互相發也即以右丞之禪悅言之古松紫竹同屬唐人佞佛之習而右丞標格尤其所近若其弟夏卿爲之移華子岡孟城坳之幽閒欲以施之廟宁可謂不善學者也是皆右丞生平之概而說詩者所當

知因松谷之索序也爲并及之

## 史雪汀注李長吉詩序

世傳荆公讀昌谷詩所議雁門太守行語蔡寬夫詩說辨之以爲此不知詩者之言必非荆公所有然未有以明證之者近偶憶臨川集古風集句送吳顯道一篇勝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月出西邊雨荆公有取於此句則世所傳眞老頭巾之附會耳予友史雪汀注昌谷詩屬予爲序予書此簡請以附之卷末雍正癸卯正月望日

## 宋詩紀事序

厲徵士樊榭以所著宋詩紀事百卷索予爲序樊榭所

見宋人集於朋輩中爲最多而又求之詩話畫錄山經地志說部雖其人無完作者亦收其片詞隻句以傳之蓋輯脊之功十年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說者多有貶辭然一洗西崑之習者歐公而歐公未嘗不推服楊劉猶之草堂之推服王駱始知前輩之虛心也慶歷以後歐梅蘇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練並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建炎以後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澀放翁之輕圓石湖之精致四壁並開乃永嘉徐趙諸公以清虛便利之調

行之見賞於水心則四靈派也而宋詩又一變嘉定以後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謝之徒相率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詩又一變蓋此三百五十年中更番閒出如晉楚狎主齊盟風氣皆因乎作者而遷而要莫能相掩也然而詩之為道蓋性靈之所在不必謂大家之落筆皆可傳也即景即物會心不遠脫口而出或成名句則非言門戶者所能盡也樊榭之為是蓋意存乎收羅廢墜故薈萃唯恐有遺正以見詩之有得於風雅之遺者旁搜遠取不必盡在大家而又得因其詩以傳其人使不與草木同朽則亦表章之功所寄

也既各為其人小傳使得知其姓氏里居爵位世系又采前人詩話以附之其中有足以補史氏之闕者豈非藝苑之津梁乎而作者之心亦苦矣予於永樂大典中見宋人集為世無者尚百數十家樊榭聞之大喜亟貽書令予鈔錄以補其所不足予既諾之而左降出都矣事或有待姑先以此行世也

湯侍郎集序

前吏部侍郎西厓湯公以詩名世者四十餘年其懷清堂集生前未及編次身後門下士王君雪子收拾之得二十卷而湯氏後人陵替遺書散佚并是集亦為人所

賺而有之前浙撫吏部侍郎崑圃黃公罷官僑居吳中聞之悵惋爲追理而得之復以歸諸湯氏鈔副本藏家而命予弁首予聞侍郎爲掌科出視河南學政清苦無雙河南之士類至今猶交口頌其廉及入爲少宰回翔槐棘之間聲名反減於前說者謂侍郎以二十年偉望深荷
聖祖眷眎諦觀晚節不無慚德又或者謂侍郎壽年耆病門舊弟子因其
宸眷之隆竊以自營其私嗚呼大臣之末路最爲難保一有疏虞百口莫雪雖欲爲之鑒原終何辭於責備此

可以爲君子歲寒之戒也雖然以
國朝之詩宿言之百年以來海內之所共輸心者莫如
新城若吾浙中之所共歛衽者莫如秀水二家之外無
或先於侍郎者此非一人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善乎
崑圃前輩之言曰侍郎勳名操履他年國史自有定論
吾輩可弗深求但平情而言欲謂非文苑之渠詞人之
傑諒不可得則聽其生平著述流落散漫寧非後死之
媿羊叔子自佳耳亦何與人事此乃木強無情之言不
可訓也時座客聞此言皆共爲欷歔於邑久之抑予又
聞侍郎之引進後學亦自有不可及者歲在庚子里中

厲徵君樊榭以計車北上侍郎覩其詩深賞之置酒殷勤因掃榻欲延之邸中樊榭爲人孤僻次晨遽束裝不謝而歸說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賢樊榭之不因人熱嗚呼侍郎當日奔走幕府者如雲小生下士或以不得梯接爲恨一坏未乾空庭可張雀羅蓋有荷其卵翼之恩官至獨座而漠然視其子弟若路人者獨崑圃以騷雅之僻與雪子樊榭及予數人聞連牀晚空堂相對執卷踟躕可爲長歎者也

楊企山文集序

同年楊編修企山不相見者七年癸亥之冬遇於江都

出其詩古文詞如干卷合予爲之序向嘗與臨川李丈穆堂數詞苑掌故百年以來一門祖孫父子相繼官翰詹坊局者天下之大不過十家江南則武進楊氏最先次之溧陽史氏桐城張氏常熟蔣氏長洲韓氏浙中則錢唐徐氏歸安嚴氏沈氏直隸則靜海勵氏近日江南又得長洲繆氏而其餘無有也楊氏一門四世七八其登一甲者二人尤爲希遘雖然今世詞苑之以資地自雄自有明始也而詞苑文章之詣亦自有明始洪永以後東里蒙泉西崖守溪匏菴圭峰諸公質有其文一本高會之規矩過此以往漸以就衰荊川大洲南沙不過

數人其後詞苑之作幾不復爲通人所寓目澹園石簣思爲中流之一壺而才力不足以語乎古著霞黃離春容大雅之音而根柢稍淺鴻寶石齋以學行重而弗盡醇蒙叟力追八家而累於排比詞苑文章之難有如此乃知淚負淸華之選者其已多也

聖朝鼓吹休明諸老先輩之以文鳴者盛矣予生也晚所及見者似少孱焉望溪石源穆堂之次其以經學史學發爲文章農先學士其人也企山親炙學士之教涵濡醞釀蓋已有年其不爲世俗之文章所汨沒而卓然有得於汲古者行且爲詞苑吐奎婁之氣而一洗折楊

皇考之恥使後世有如巽巖李氏作詞苑年表者不僅僅以纍葉花磚夸西清系胄之盛而以克紹其家聲爲難是則企山之資地也企山之作其才宏肆其法謹嚴其氣息舂容而大雅由是而進之陶鑄萬有貫穿一切吾未有以測其所至其足爲諸老先輩之替人無疑予初入京即荷學士過情之獎得聆論文之緒十年拓落已見二毛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企山其勿以吾言爲妄然卒勿以充同直諸公胡麥之語也

愛宜堂集序

愛宜堂者開府常公官山西時

世宗憲皇帝以潛藩降香五臺所
賜奎墨也公之自敘詳矣及撫軍浙河遂以名其集公以文武憲邦之任顧吏事之餘不廢著作歲在乙丑郵筒傳致詩古文詞下問於予予得讀而序之在昔歐陽兗公之文章足以嗣孟荀侔遷固擬韓李矣顧兗公平日每不談文章而談吏治今公揚歷
三朝累持旄節勳名在江右在淮上在浙河東西說者以爲公之專精者吏治也顧其於文章惓惓不置予嘗講求其故知二公之跡則異而道則同兗公以文章著名當時戶外之屨不過求得其立言之法兗公欲學者

從事於有用之經濟而不徒汨沒於無益之詞華故其坐而言皆可起而行公以吏治起家若根柢溝劣亦自無暇更分心於儒苑乃公之經世務者皆本經術則其所以潤色鴻業孰非彝訓之旁流乎夫咿唔佔畢從事於雕蟲之技以鳴其抽青儷白之工者委巷下士之文也訏謨遠猶發爲典册舂容乎鐘呂之音者廟堂元老之文也

國家值承平之會必有大臣出而鼓吹休明以追卷阿天保之盛卽以尧公同時言之其三省二府諸耆艾如韓魏公范文正公文潞公蔡忠惠公之徒莫非有德有

言穆如清風者蓋一代之元氣川嶽苞符於焉憑寄試讀公之集淵源本乎忠孝涵養底於和平函雅故通古今其眞

聖代之儒臣可不謂之巨手歟往予在祕閣公方撫軍江右江右之薦紳先生如前大學士高安朱文淸公前侍郎臨川李公南昌萬翰林孺廬皆予三館師友晨夕追隨每爲予盛稱公之著作已而公入爲京卿幸從班行之末瞻望丰采冀得一窺武庫之藏而予遽以左降南歸公督漕淮上淮之寓公天門唐翰林南軒亦爲予言公之宏奬風流篤嗜問學迨移鎭吾土予伏處菰蘆

不敢以閒放之身妄干謁憲府而公之不棄芻蕘一若杜陵所云有客傳何尹逢人問孔融者第愧予之弗克堪也爰再拜志於集端

## 春鳧集序

吾友錢唐符君藥林浙中詩人所稱七子者也其西湖紀事詩久行於世至是次其宦遊以後諸作題之曰春鳧小稾而問序於予昔東坡之論詩謂李杜以海涵地負之量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自此衰葢李杜之詩不可幾其神明魄力足以盡詩之變而不善學者襲之亦足以失詩之眞自是而

還昌黎東野玉川閬仙昌谷以曁宋之東坡山谷誠齋東夫放翁其造詣之深淺成家之大小不一要皆李杜之別子也然而流弊所極叢篇長語或爲粗厲噍殺之音或爲率易曼衍之調弔詭險誕無所不至永嘉四靈欲以清圓流轉一種變易風氣而力薄不足以勝之故予言詩自盛唐而後推三家柳子厚不可尚矣次之則宛陵次之則南渡姜白石皆以其深情孤詣拔出於風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眞風人之遺也乃棐林之言詩則與予同其生平嗜好寢食於白石而惜其所作之不盡傳今觀棐林集中詩當

其至處幾幾欲登白石之堂而奪其席也藥林初以大
廷尉休寧汪公之薦觀政戶部沈滯數年乃有監倉之
任得以廩糈所餘迎養兩尊人於京邸未期年而遭丁
內艱貧不能扶櫬以歸可謂窮矣而其詩之春容駘宕
超然自得絕不為境所束是豈可以近世詩人目之歟
爰郵書之以序其集

## 祝豫堂詩集序

秀水祝君豫堂來京以所著綠野莊詩索予為序諾之
兩年而未就乙卯秋豫堂試北闈甫畢遽為關東之遊
予問之曰何不少待豫堂曰吾之遊不過百五十日倘

得捷耶歸來正及春試之期不捷買棹南歸可也達哉
豫堂之言請卽以之序其詩今館閣中言詩者共推江
右萬先生孺廬爲第一嘗過予邸四顧壁間獨長哦豫
堂淸明遊陶然亭詩以爲沖融駿雅有唐賢三昧集之
遺則豫堂之詩之工固無待乎予之贊辭然古今人工
文字者類有藉乎山川之助以昌其氣關東
國家王業所基而
列聖飛龍之地也遊邠岐者慨然於稼穡艱難爲周家
粒我烝民之始過汧渭者穆然於車轔駟鐵爲秦人履
至尊而御六合之階則豫堂此行瞻仰長白山弓劍之

脈周遊於大都之壯麗婆娑三衛之故墟縱觀秀巖旅順諸城而遙望夫鴨綠之巨浸以想見

國家草昧經綸之畧作爲詩歌以志其盛其小焉者貂狼狐豹之產參杞之植瑰奇靈異百珍交錯皆中土之所未見而詩人獨得之材也是豫堂之歸其詩必有更進於此者月前之詩未足以窮其變矣予觀今日之朋試於京者如豫堂之才不可多得吾固知其必遇豫堂雖不及親預鹿鳴之席其所得有多焉者也豫堂行矣吾將酌滄浹之酒以待子新詩胠篋當并約萬先生其讀之

迎

鑾斾曲題詞

予攷尚書大傳重華省方義伯和伯而下各以八方之舞進曰舞則歌在其中矣夫省方進樂葢以美盛德之形容其義主乎頌而八方各以其土之所出則其義又兼乎風斯六義之所以交資也後世之樂未足以語於右然讀漢志則巴渝淮楚之聲俱登於史而唐人盛稱魯山于蔿于之音時世雖殊其義一也元人始變而爲曲要亦樂之以時而變者今

天子建中和之極躬逢

聖毋南巡至吾浙浙東西老幼士女歡聲夾道吾友杭
人厲君樊榭吳君甌亭各爲迎
鑾新樂府其詞典以則其音嘒以清趣以長而二家材
力悉敵宮商互叶鐘呂相宣非世俗之樂府所可倫也
大吏令歌者奏之
天子之前侑晨羞焉昔人以此擅長者如元之酸甜明
之康王諸子不過以其長鳴於草野之閒而二君之作
上徹
九重之聽山則南鎭助其高水則曲江流其清是之謂
夏聲也矣爰爲之弁其首鮚埼亭長全祖望

梁太公紀
恩詩序
歲在辛未
天子奉
太后省方吳越
詔曰朕今南幸正當
慈寧萬壽行見衢歌巷舞乃朕以天下養之日也於是
吾友梁少師薌林以扈從出維莫之春十有八日為其
太公溪父先生八十生辰陳情乞假為壽
天子許之先時薌林在計部時先生方七十

恩詔特賜之官誥又賜以五言近體一首又賜以傳經介祉四大字薌林之兄馥林以庶常侍養家居特免其散館授編修不十年而薌林晉太宰長六官遂入中書參大政任一子爲尚書員外郎㒒直燕閒

天子忽語薌林曰汝父明年八十矣卽日賜以閣部之封踰年

屬車將至浙境先生迎

駕於吳江

天子停舟致問已而

召見於行幄令二子扶掖上殿歎其多福賜貂賜幣賜

賚餌又賜以七言近體一首又賜以湖山養福四大字
先生退而偕浙東西士大夫爲
太后祝釐於淨慈寺
天子賜燕於湖上遡行又賜鄰林台階愛日四大字又
賜以白金三百兩先生送
駕於吳江適以初度之日歸則浙東西士大夫踵門上
慶塡塞衢巷相與額手嗟歎以爲先生視履之祥足以
上邀天祐篤其蔭於嗣子至使桑榆晚景時榮注
九重之瘝寐亦會逢孝治之隆賡錫類之仁於不匱故
殊恩及於大臣尤渥而鄰林顯揚之願破格踰分所以

仰酬夫
高厚者亦遂竭滄海不足畢其深君臣父子之際會未
有盛於斯者也且夫于公能高駟馬之門而不及見西
平之貴魏公能大三槐之庇而不及逮侍郎之存寵光
雖茂猶有憾焉以視先生之親承
天語入朝不趨手奉
丹綸春容樂豈其相去爲何如也先生神明正永花晨
月夕猶能與吾輩賦詩於六橋三竺之間後洋吟卷里
社見童歌之詠林與其少弟循陔左右上之則兄事三
老弟畜五更而雄長於香山睢州諸耆宿天之呵護之

者未有艾也先生乃衰其紀

恩之詩而命予序之

## 館中贈史侍郎歸里詩序

同里禮部侍郎史先生恒齋以雍正十有二年三月致
仕南下先生之在九列尚稱茂齒顧以足疾乞休
天子優詔許之蓋自數十年來大臣未及懸車之格得
邀
恩命者首推先生一人於是同館作爲歌詩以榮之而
命祖望爲之序予嘗謂自科舉之制行而求世祿如六
朝門第之盛已不可得若世祿而并世其知止知足之

節此雖古人求之或見者史氏自南宋以來甲第爲吾鄉第一所稱史鄭樓豐者也近者三家孫支式微已甚而史氏科名不絕於籍槐棘之朋世有令人枌榆社里不媿喬木世家其尤異者先生世父立菴先生以順治乙未大魁天下由翰林歷講讀參東閣晉秩禮部侍郎致仕乃甲子甫周而先生亦以名進士選館九遷亦至禮部亦未及年而乞休前光後輝若合符節青門餞別乃昔日侍杖履以隨行之地山陰道上香火依然後世有弇洲其人紀一朝之盛事以當外史嘉話可不謂吾鄉之寵哉予又嘗攷史氏先世自開府儀同三司忠宣

公華直閣獨善先生朝奉大夫鴻禧君並當家門極盛之時遺榮投老一時大儒晦翁慈湖攻媿西山諸公交口稱慕至今滄洲碧沚之閒清風如在其亦家傳橅楷至今猶有存者耶是則區區世祿與夫偶然履歷之符又不足爲先生道也若以吾鄉言之數年之中耆老落落如晨星先生之歸靈光巋然絲綸著作之手後輩資之以有矜式又不可謂非子弟之幸也至若先生以槐棘重臣敭歷有歲而未竟其用

九重賢達之惜其與

魏闕之思有相資而愈永者不必予之縷縷而陳矣

送沈徵士彤南歸引

予攷索明十三朝舊事得世廟時太常吳江沈公及其曾孫光祿公在神廟時封事知其家世爲建言名臣已而攷索桑海遺聞又知君晦君牧兩先生殉節之詳益慨然願見其子孫雍正甲寅長洲徐編修澂齋爲予言沈君彤者明經修行之士也將來見予翼日君至詢之即太常裔孫叩其所學則實能貫穿古今經術而折衷之文筆亦雅潔不類吳下詞章之士因是得知君之尊公眞崖先生自年三十後即謝制舉業閉關讀書不求知於當世課其子以古學蓋今年八十矣而手未嘗釋

書嗟乎昔歐蘇兩文忠公之稱劉道原必溯其匡廬先生之美蓋弟子之圭臬有自來也太常諸公之明德其益遠矣君之來也

國家方有事於大科內閣學士嘉興吳公以君薦予頗以君文章矜慎不苟落筆幾幾有含毫腐穎之風或不宜於

臨軒急就之試而君果以奏賦至夜分不及成詩而出士之得遇與否固各有命存乎其間其可傳與否則又不繫是也今君以明發之懷欲歸爲眞崖先生稱觴東脩所入足以當三釜力畊所餘足以充南陔之蘭穆然

不媿爲清門之後固足以浮一大匏者歟況夫杖履歸然神明如故君以其新知之培養者進而質之當更有得也君之行贈予以先世家集而索一言以爲贈余因書此以貽之

送沈萩林之蔚州引

吾友仁和詩人沈君萩林其骨相臞臞負清氣嗜讀書家所藏宋元諸槧最富萩林沈酣其中而見之於文詞者詩爲多當康熙中葉鹽官查氏之詩連袂成帷掉鞅館閣其氣力呼吸足以鼓動一時後進萩林之尊公文昌君爲聲山詹事愛壻遂徙宅焉萩林入奉庭誥出與

查田查浦諸舅氏遊凡其門牆間高弟或有不能盡窺之窔奧萩林無不傾筐倒庋而得之小生曲學爭求梯接猶恐不得自前蓋一時膏粱之資地然也詹事下世文昌牽絲作令查田諸老旣已相繼歸里而風波驟起門戶蕩析文昌亦橫遭吏議萩林崎嶇患難者數年驚魂雖定而家已中落藏書星散再入京師追溯風流故態不可復得枯菀之殊令人不能不感慨繫之然吾讀萩林之詩舂容閒淡初無哀怨之音其於友朋交好之誼尤致意焉萩林眞不媿爲詩人者也歲在丙辰萩林父喪服闋貧不能自支入京試北闈又不售將爲蔚州

之游而索一言於予以自廣嗟乎秋林能以詩嗣其舅氏得如山谷之有師川諸子雖以此沒世可也又遑恤乎其窮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終

#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 題跋一

### 子夏易傳跋尾

子夏易傳唐開元中會詔列於學宮同帖正經以試多士劉知幾爭之曰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子夏傳至七錄始有子夏傳六卷或曰韓嬰作或曰丁寬作然據漢志韓易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會事殊隳刺豈非後來假憑前哲必欲行用深以爲疑詔下儒臣集議司馬貞等以爲七畧有子夏傳不行已久荀勖中經簿四卷隋

志梁時六卷今二卷則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七畧云易傳子夏二篇韓氏作而今題載薛虞記祕庫有之傳文指趣質畧無益後學於是停止帖經然則今所行十一卷固屬贋本即七畧以來之書亦依託耳孫坦周易析蘊欲以漢之杜子夏當之書錄解題謂其無據夫曰韓曰丁曰薛其見於前人著錄者尚難審定況臆度耶十一卷之顛末已見於納蘭成氏之跋余故追溯其舊本而畧記之并取釋文正義集解所引附列之因以笑張弧之疏畧焉

釋文引子夏傳爲今本所無者凡三十四條

乾　亢極也

屯　如[illegible]也　乘馬之乘青縕斑如相牽不進貌

訟　眚妖祥曰眚

比　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

小畜　孿作戀思也　幾作近

履　愬愬恐懼貌

泰　翩翩作篇篇

大有　彭作旁

謙　謙作嗛謙也

豫　盱作紆　簪疾也

噬嗑　胏作脯

賁　束帛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　戔戔作殘殘

復　傷害曰災妖祥曰眚

頤　拂作弗輔弼也　逐逐作攸攸字林云攸當爲逐

習坎　寘作湜

離　戚作慼

遯　肥饒裕也

晉　鼫作碩

明夷　夷於之夷作睇　拯作抍

姤　柅作鑈　包瓜之包作苞

困　徐徐作荼荼內不定之意

井　甃修治也

豐　沛作芾小也　沬作昧星之小者

渙　拯作抍取也

既濟　茀作髴　繻作䄺袽作茹

正義引子夏傳

易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

集解引子夏傳

師　丈人作大人

比　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

生乎乖爭今旣親比故云比吉也

按正義集解所引今本亦無之

中興書目云陸德明釋文所引與今本間有合者若

比云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柔今本作地得水而

澤水藏地而安但小異耳其釋文有而今本無者

蓋後人附益者多也

朱震曰孟喜京房之學槩見於一行所集大要皆自

子夏所出

按此又眞以爲子夏作者姑錄之以備異聞

## 跋楊誠齋易傳

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惑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傳乎其於圖書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譌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淸談娓娓醇乎其醇眞潦水盡而寒潭淸之會也中多以史事證經學尤爲洞達予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爲正脈誠齋爲小宗胡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是書崑山徐氏經解未刻予得之謝太僕家（徐氏嘗得朱英叔所藏宋槧本不知何故不刻）

## 讀林簡肅公周易集解

崑山徐尚書健菴開雕林黃中周易集解或告之曰是非紏朱子者耶尚書懼亟斧之其所見隘矣竹垞旁援勉齋祭文以雪黃中之冤予謂黃中立朝風節卓絕其論朱子激於一時之勝心不過如東坡之排伊川耳後世不聞因伊川之爭而置東坡於惇卞之間安得因朱林之爭而以黃中與陳賈胡紘同傳是固不待勉齋之文而雪也若其說易則實有近於支離者黃中謂一卦皆含八卦謂之八象如屯則初震二坤三四爲艮坎三艮四坤五上爲震坎蒙則初坎二震三四爲坤艮三坎四艮五上爲坤震其前四卦以兩正體兼兩互體也其

後四卦以兩反對兼兩互體也夫於反對之中尚欲求互則屯卽爲蒙蒙卽爲屯終何所别是所謂鹿旁求麐麐旁求鹿者也無惑乎朱子之斥其説也黄中又謂八卦皆互相包以爲六畫每卦取一互體晢一互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恒一卦包三十二卦八卦得二百五十六卦是其説於易之經傳全無所預且同一互也或取以致用或晢以植體則又何也是朱子之所未辨而南雷黄氏以爲當日必因其不足辨而置之者也更有異者黄中主張三代不改夏正之説而謂十月乾亥不得言坤正月

句萌不得言泰三月微陽不得言壯舜典仲冬巡北岳不得言后不省方因謂正月爲復二月爲臨則豈有三代不改時不改月而反能改陰陽之氣直以六月爲乾者且謂至日閉關焉知非夏至何其任情强辨一至此歟厚齋馮氏反謂足破千古之惑則好奇之過也黃中之書今所傳者皆無圖獨楊止菴傳易攷中有之止菴葢猶得盡見其書而今止存集解一種矣故撮止菴所傳者附之以見其書之本有可斥非果朱子之力能詘之也黃中之人不當以其糾朱子而遽黜至其書則正不必以其有異於朱子而反稱之是吾持平之論也予

又讀後村所作黃中女子行知墓銘其中述行知言黃中爲兵部侍郎方負殊眷而朱子亦有重名當事皆不喜之適二人論易相撐拄知其皆剛而不肯相下遂亦除朱子兵部以關之果以不咸皆未時臺中胡晉臣最助朱子周益公則相也及光皇龍飛周黨見胡出臺黃中方女對深以二人之去爲惜亦見其無成必矣行知說詩極宗朱子謂其佳處聖人不易然則當時兵部之爭別有本末黃中固未嘗終執迷而其子亦不守門戶之見後人可以釋然矣

讀吳草廬易纂言

草廬著易纂言畢脫稾而始就其自言曰吾於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又曰吾於書有功於世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爲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芟震彖辭震來虩虩八字爲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於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盤桓爲磐桓師象之丈人爲大人否二之包承爲包荒而以億喪貝爲後世意錢之戲則

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爲自得者殆其所以爲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爲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跋沈守約易小傳

宋沈丞相該著易小傳六卷其書祇釋六爻詳論變卦多本春秋左傳占法卦爲一論又有繫辭補注十餘則附之卷末其中最謬者以占課家八宮世應之說爲卦變而逐卦注於其下如姤曰乾宮一世復曰坤宮一世之類此其謬不始沈氏唐陸德明釋文中已有之而荀慈明解隨卦曰隨者震之歸魂則漢儒已先濫觴不知

占課之說始自京房而揲蓍變卦則源遠流長實自三古認子作毋斷不可也

## 周易總義跋

山齋易氏周禮總義世多有之其周易則未見也予鈔得之天一閣范氏其書頗參八宮言之類洗守約易小傳而較醇焉

## 周易象旨決錄跋

程子嘗言易學多在蜀中後三百年而蜀又以來易名於天下然來易自空山積悟雖多心得之言而目不見先儒諸箋疏雷同者有之或以僻陋乖戾者言之艮可

惜也不如來易之先乃有南沙熊氏之易盖其謫居滇池所作南沙於書無所不窺而易爲尤邃其博引諸先儒之說最爲該備來氏遺不逮也以予所見宋元易解一百五十家明嘉靖以前亦數十家南沙書中無不有之而時時有予所未見者即以吾鄉先輩易解如宋之王先生太古明之黃先生南山其書今不可得矣而南沙皆引其異同博矣哉甚矣蜀之多易也其書名曰周易象旨決錄計上下經五卷大傳二卷

題涂氏易疑擬題

涂潛生字自昭江西宜黃縣人而東里稱爲臨川鄉貢

進士益宜黃之涂乃著姓而臨川則潛生所移居也潛生易疑擬題一冊見張竹堂書目而逸其名所著易主意一冊見東里集所著易義矜式見江西通志其擬題者皆其關目貫穿古人之說而質難之極爲博雅非如近日科舉之所謂擬題也其易主意當卽所以存擬題之疑矜式則應舉程式文字也予初見永樂大典中引其擬題以爲卽此二字必無足觀已而閱之知其爲經學宿儒也亟鈔之而附其矜式文字於後惜尚未見其所謂主意者

## 跋黃漳浦易解

潼浦先生於學宏通博達世以爲如武庫之無不備而所尤精者易天根月窟獨有神會能於京焦陳邵之外頡頏一家其所著三易洞璣革象新書鮮有得通之者蓋別立一變法因而重之以推前世事跡無不洞中至有明思廟時以爲當地水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時由今觀之是革命之應也先生之學神矣歲戊申復得先生易卦要說讀之則又平正通達大似東萊平甫諸家於是歎先生易學之奇且法也

跋倪文正公兒易

始寧倪文正公兒易其自序曰漢儒說經舌本強橛似

兒兒強解事者宋儒疏剔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可謂奇語又曰子雲大玄童烏其之童烏子雲九歲兒也公之命名以此公於學無所不通但亦多好奇之過一切文字皆然而兒易其尤甚公言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予亦尚嫌公之強解事也

## 黃梨洲易學象數論書後

姚江黃徵君易學象數論六卷上自圖書九十之混變卦互卦之異同旁推交通雖以納甲納音世應飛伏之法莫不搜其原本抉其譌謬可為經學中希有之書也

徵君謂河圖在顧命與大訓並陳則是皆書也使如後世所云則爲龍馬之遺蜕歟抑庖犧之稾本歟不知天垂象見吉凶所謂仰觀天文河出圖洛出書所謂俯察地理圖書卽今之圖經黃冊其以河洛名者以其爲天下之中也此其說可謂百世不易之論蓋嘗與學者言之皆大驚莫能信困難以口舌爭徵君之言發源自薛艮齋艮齋謂自來緯候諸家所謂九篇六篇者亦原以爲地學之書苟其是者不可以緯候而廢也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禹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紀歷虞夏商咸亦受焉尚書中

候曰禹自臨河受圖注云括地象也尚書刑德放曰禹得括地象圖堯以爲司空河圖玉版曰禹觀於河始受圖言治水之意李淳風乙巳占其中引洛書以禹貢之二十八山分配二十八宿分野夫其所謂壇河而受臨河而得寶龍馬之說所由起也而所指則猶主方輿之圖自有以五行生成之數附於天一地二之文幷以九宮太乙之數爲九疇者而幷緯書而失之矣惟圖書爲地理故王者之迹既熄諸侯吞噬山川之出入職方不知貢賦之多寡地官莫問聖人河不出圖之歎至以比之鳳鳥不然馬毛之旋既有據之以作易者矣卽其浮

河再出亦雷同之陳迹夫子猶思見之豈得別爲一易乎禮器成於漢儒說解論語而又依傍緯書於是以河出馬圖爲瑞是則歐陽公辨之矣南昌萬編修孺廬嘗曰大禹治水乃有河圖周公營洛始有洛書故作顧命時洛書新出尚未得與河圖並登東序是又疏證之最精者今人徒泥於河出洛出之文以爲此必沿河溯洛而得之者眞解經之固也同里李桐曰尚書出孔壁儀禮出淹中不必皆有符瑞誠哉徵君於易遂覽千古一洗前輩之支離而尤有功於易者此論也若其談總象予頗多以爲不然者則別見於予說易之書

題仲氏易

百年以來論古之荒謬者蕭山毛氏爲尤毛氏之論說經爲尤諸經之中易爲尤錢唐龔鑑嘗曰毛氏蓋譬其兄者也予曰何以知之曰閱其書之名則友恭之意譏然及讀之而爽然愿者齒冷强者髮指眦裂矣非譬其兄而何甚矣夫其兄之不幸而有此弟也予爲之一笑乃記其語於卷端

跋夏柯山尚書解

王潡南曰宋人解書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窒又不爲近代之鑿當爲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

知有夏氏蓋未見林氏本故也夏解妙處大抵皆出於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可數也按夏氏之解出於乾淳閒其時王氏蘇氏之說方行蔡氏亦嗣出而河北學者獨盛宗之可以見其爲尚書家眉目也明初頒諸經於學宮書以夏氏蔡氏其後始兼采鄱陽鄒氏季友三家之中夏氏爲首是洪永閒猶用之也曾幾何時專門之學盛而是書束閣矣嗚呼專門之學宋人所以詆黨局也豈意其爲傳經之識乎予鈔之天一閣范氏其卷首爲金華時瀾序夏氏名僎字元肅浙之龍游人也

讀吳草廬書纂言

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注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爲僞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官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然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尚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 題禹貢錐指後

近世專門禹貢之學莫過於胡東樵者前此宋之程文簡公識者譏其葛藤不了東樵書出文簡且束閣矣然其實葛藤猶文簡也東樵之所以張其軍在於徵引之

繁使讀者舌撟而不敢語顧其最用功莫如水經乃於河水篇金城郡下則妄改洮水爲澆水濟水篇欲攻蔡九峰砯礫溪之失而自造爲北礫溪南礫溪分一水爲二水濁漳水篇因仍俗本誤以涑水爲陳水而九江則深信長沙下雋之說不知非水經之本文乃後世所竄入也卽此數者其於水經可知其於禹貢亦可知矣詳見予水經注重校本中因以語學者莫深信也

## 題古文尚書疏證

閻徵君所著書最得意者古文尚書疏證也其次則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未能洗去

學究氣爲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於天也

跋范遜齋詩補傳

東海尚書刊經說於遜齋之詩傳缺其名豈失攷宋志耶宋志所載三十卷其數與今本符其爲遜齋書何疑尚有解頤新語十四卷詩學一卷而今亡矣東海所刊詩諸家皆劣以遜齋之書爲佳遜齋浙之金華人吾友鄭篔谷賛善謂遜齋曾劾趙忠定公蓋其人不足道按宋史光宗受禪召忠定於四川未至遜齋論其稍命此於忠定無大疵非如後來京鏜輩所論也豈遽足以累遜齋乎

## 讀吳草廬禮記纂言

禮記爲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輯著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爲割裂顛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說爲底本予少嘗取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 跋衛櫟齋禮記集說

崑山衛正叔先生會萃百家之言成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采取極博而已不廁一語焉其言有目歷攷諸家

訓解發明經旨者固爲不少其祖述先儒之意者實多歐陽公云學者跡前世之所傳而校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不見先儒中間之説欲特立一家之學吾未之信可謂至論又曰近日朱文公著詩傳多刋削前言張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但各自有意在學者理會如何耳又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手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獺祭以成書矜爲自得或畢守一家堅僻之學者其亦可以已矣夫

吳江徐氏禮記解跋

伯魯之解禮記雖無大發明然在傳注之體則校之陳

雲莊爲勝矣予家有張別山學士與先太常公札言其曾大父文忠公當國時請頒之學官已得請矣文忠下世而止此前人所未及記也其時別山方盡瘁危疆而郵筒還往猶能及經學之廢興故國世臣所以貴也偶檢舊筒因以志於伯魯書後

## 書周禮集說後

仁和嚴十匠篤好經學雍正癸丑四月以散館入京贈予周禮集說十二卷爲前代文淵閣藏書元吳興陳友仁所編也友仁自序言得此本於沈則正家不知作者因爲增益其所未詳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以廣其傳

予讀其書雖不逮訂義之精博要亦經師家一種也中閒脫去地官一卷明關中劉氏儲秀嘗補足之今世所見皆元本未得劉氏所補友仁於五官俱有總論在卷首祇考工記無之今雕本多顛錯有在凡例綱領中者俟他日訪得劉氏本再爲釐訂其末附臨川俞氏庭椿復古編蓋成化時張都御史瑄所合刊而傳是錄以友仁別自有復古編與庭椿之書並列舛矣甲寅五日十匝以羸疾下世偶繙書架爲之腹痛

王昭禹周禮詳解跋

荊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南

仲龔深甫之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於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因得備見荊公以字說解經之畧荊公周禮存於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於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顧宋人周禮之書甚少存之以備一種

儀禮戴記附注跋

黃孟淸僉事爲吾鄉明初碩儒其儀禮一書析爲四卷以禮記比類附之其不類者載諸卷首或卷末各有意義又以軍禮獨闕取周官大田禮補之及禮記載田事

者別爲一卷惟天一閣范氏有之方京師開三禮書局同館諸公皆苦儀禮傳注寥寥予謂侍郎桐城方公詹事臨川李公曰永樂大典中有永嘉張氏正誤廬陵李氏集釋二公喜亟鈔之雖其中有殘缺然要可貴也是年予罷官歸始鈔是書於范氏於是儀禮之書自楊氏敖氏外添得宋人二種明初人一種插架稍生色矣國朝諸儒儀禮有張氏爾岐萬氏斯大應氏嗣寅馬氏公驌四家皆佳

## 讀吳草廬春秋纂言

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爲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於胡傳而仍失

之者是書通志堂未刻流傳亦頗少予鈔之同里陳同亮處士家

跋黃棃洲孟子解

棃洲所解孟子一卷名曰師說以蕺山已有大學統義中庸愼獨義論語學案惟孟子無成著故補之也棃洲於書無所不通而解經尤能闢前輩傳注之訛然亦有失之荒唐者如指浙東之握登山歷山姚江姚邱以爲舜居東夷之注是乃前世地志失柄反謂顧野王餘姚舜後支庶所封語爲妄其解畢郢則宗孫疏以爲楚地不可解也

師說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集注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愚謂君子泛指夫人而言不當專屬二子

## 題程復心四書章圖

宋儒自嘉定而後多流爲迂腐其所著書有絕可笑者程復心四書章圖亦其一也每章爲一圖而爲之別自其歧趨如儒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學則有古爲已今爲人之分達則有上下之分但每章如此不亦惑耶是亦何勞爲之圖乎永樂大典載此書

跋古本大學

古本大學鄉先生黄孟淸僉事言之最精新建之說出其後不若僉事之渾成也僉事曰三綱領後自知止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正解格物致知而包舉八條目於其內所謂當格之物在身心家國天下當知之事在修齊治平其引淇澳之詩曰學正釋格知曰自修正釋誠正皆明德也曰恂慄曰威儀正釋齊治平皆新民也曰盛德至善則釋止於至善也曰前王不忘乃三綱領之效也下文雜引詩書又釋三綱領而以此謂知本二節貫前知所先後以結之但宜挑出誠意一章於其後則

渾全矣予友謝御史石林方集大學古說書以寄之

題郝仲輿諸經解後

有明三百年經師寥寂而李長沙郝給事稱爲雄霸二人之不肯苟同於先儒者皆皝皝如也其可傳處以此其不可爲訓處亦以此學者易其心而讀之可矣先儒之說返之吾心而不安者固當博攷之深思之力求其是若豫儲參商之見以相尋於口舌是則經學之賊也和靖先生有曰說經而好奇亦何所不至矣三復其言不禁悚然吾友杭堇浦最推給事以爲在長沙之上予則謂長沙尚有敦龐渾穆之氣給事頗嫌其辭費而支

恐尚非長沙匹也士盡原伯魯之子聰明錮於茅葦以講章爲經學可爲痛心於是豪傑之士憤而有激而立異之書出矣而蚩蚩講章家以爲是所當火其書者也豈知其中固自有不可抹殺者乎如長沙如給事皆在乎學者之善讀其書乎

## 石渠意見跋

少讀牧齋初學集盛稱三原王端毅公石渠意見有功經學顧無從見其書既讀黎洲明儒學案見所引入書中者幾一卷猶以未得盡窺之爲恨今年始鈔得之天一閣范氏端毅勛業乃司馬溫公范蜀公流輩行年九

十尚續此書不輟神明不衰可謂偉人其大學攷本即竹垞西河二公亦未見也吾友謝石林侍御方輯大學函郵寄之

## 跋養心亭經說

養心亭經說張文定公所著於諸經皆有之其言醇正足以輔翼朱子者也

## 題楊文懿公諸經私鈔

文懿在宣正間與黃僉事南山共講學不專主朱亦不專主陸深造實踐而求有後來門戶紛爭之習故其宗旨不傳黎洲但爲南山列學案而不及文懿殆考之未

詳也文懿諸經流傳於世者少蓋其於先儒參異同讀王文恪公所作墓志則知當時能傳文懿之學者希矣故雖黃泰泉尚不能無猜然文懿但就其心之所見者言之非有必立異於先儒之見斯其所以爲宿德醇儒而後來之翹然自異者弗能及也南山篤信傳注而文懿反是然文懿所最推重者南山耳各遵所聞而行所知要不害其爲五味之相調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七終